



XIAOBAIHUA
YUANDING
SUIBI



宜 宜

小百花园丁随笔

小百花园丁随笔

贺 宜

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百花园丁随笔

贺 宜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阜宁印刷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50 1/32 印张 8.25 字数 194,000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320

统一书号: R10024·4436 定价: 1.30元

前面的几句话

在我发表了《小百花园丁杂说》以后，有好几位朋友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后来汇集成编之后，又有热心的读者建议我搞一本《续编》。我理解他们之所以不厌弃这本小册子，无非因为有关儿童文学学术探讨的作品实在太少，所以他们认为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同志能够多谈谈自己的创作经验体会或意见和设想，对儿童文学工作者和爱好者相互切磋交流和启发补充，总有些好处，有利于儿童文学创作的提高和发展。我有感于此，很希望自己能够按照要求，在这方面做些工作。特别是这几年来，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儿童文学在党的领导关怀之下，有了飞跃的发展，而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工作却瞠乎其后，很显得不相适应的样子。我觉得每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包括我自己，有责任在这方面作点工作。

遗憾的是，这几年来我为病魔所困，精力体力大为衰退，要象以前那样试图对儿童文学创作作系统全面的学术研究，现在几不可能，而《小百花园丁杂说》那样的即兴式的小品，看来还是比较适合我目前的能力的。不过，《小百花园丁杂说》虽然有短小灵活的好处，仔细想来，有些地方也不免有失之支离破碎之弊。而且有时寥寥数语，也确实不易把一个想法、一个观点、一个意见谈得明白透彻，有点辞不尽意。所以我想既不必洋洋洒洒，骛求全面系统，也不要为了追求新奇小巧，而达不到让人家

明白无误地了解自己想法的本意。这样我就不打算完全循《小百花园丁杂说》写法的老路。言简意赅，短小精炼，仍应是我所力求的。但为了说清楚我的一个意见或观点，有时也不避用必要的笔墨表达得完整些，那怕这样会使我的每则文字超出了《园丁杂说》所曾严格控制的字数范围——数十字至千余字为限。在这样情况下，我打算不再象《园丁杂说》那样保持语录式或警句式的那种形式。它应当是一篇比较完整的随笔或札记。

由于文体不同了，我想再用《小百花园丁杂说》（续篇）来命名，就没有必要了，所以我改称它为《小百花园丁随笔》。本来想另起一个比较更贴切的题名，可是想来想去，虽然想了几个，总觉得比不上《小百花园丁随笔》来得贴切和老实。儿童文学园地是小百花园，而儿童文学作者是小百花园的园丁，这已经成为人人所熟知的概念。我只要一说上《小百花园丁随笔》，你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儿童文学作者的儿童文学随笔，再用不到我在篇名后加上“——儿童文学随笔”之类的副题。所以我也就老老实实地用这个篇名了。

这随笔是我随时、随地、随便的“神来”之笔。（这里“神来”之“神”，专指我病中“来了精神”的意思，读者幸勿误解。）现在按照我的健康情况，一本正经地坐下来写系统全面的东西不大可能，只能在精力能支持的情况下写一点小东西。现在我就是这么办了的。这中间有的是有关方面让我就某一问题谈几点书面意见；有的是有人来访谈了点什么事后补记的；有的是读了某些作品偶有所感；有的是病中无事、七想八想到某个念头；……文字短则数百字，长则三、四千。总之，这是作为一个儿童文学小百花园丁所谈的，内容当然也有关儿童文学创作，但算不上理论性很强的学术研究著作，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的、不成系统的、比较芜杂的、有关儿童文学的体会、认识、意见和感

想。究其实，还是“杂说”。不过说它是“随笔”，也还切题。因为不单写的时候比较随便，尽管想讲清楚自己的想法和道理，可是也不想旁证博引，语语求典故出处，俨然要写学术论文的样子。但求我的意思能明白无误地表白出来，能够对读者起到有益的启发参考作用就满足了。

现在把已经写就的随时发表一点，以就正于儿童文学作者同志。

1981.4.10.

目 录

前面的几句话·····	1
《贺宜作品选》后记·····	1
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在上海“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	
会议精神传达大会上的发言·····	6
儿童文学是整个教育事业的一环	
——《上海儿童文学选》（1949—1979）序·····	10
发扬艺术民主 尊重艺术规律·····	15
《太阳鸟和秃鹰》后记·····	25
为了下一代·····	30
希望《小溪流》培养大批文学新人·····	64
《野旋的童话》法文版序·····	65
儿童读物要有鲜明的教育目的·····	69
一部有趣有益的童话	
——《最后的一个梦》序·····	71
孩子们需要传记文学	
——《法布尔》序·····	74
关于《哼哼和珍珍》·····	79
童心·心中有儿童·儿童心理·····	82
我的老朋友·····	85

《木狗木猫木老鼠》序·····	88
跳动着时代的脉搏	
——《苏苏作品选》序·····	96
《小小的小姑娘》后记·····	102
进一步提高童话创作的水平·····	105
为孩子们写的·····	113
三“得”·····	117
让形象来代替提示·····	120
写得有趣点·····	123
拟人化童话人物的对话	
——关于《“神猫”奇传》答客问·····	126
重印《野小鬼》书后·····	136
《隐士的胡须》后记·····	140
《木头人》后记·····	142
是儿童，又是英雄·····	144
儿童小说中的英雄人物·····	147
瞬间的回顾	
——《贺宜文集》前言·····	151
趣味·····	156
多一点形象·····	158
儿童诗的“危机”·····	163
从谜语算不算创作说起·····	167
一般题材与重大题材并重·····	171
娃娃们喜欢什么故事·····	173
由《寓言的寓言》想起·····	178
拟人化童话也需要丰富的想象·····	182
繁荣童话创作之道	

——为《儿童时代》创刊五百期而作·····	186
构思巧使童话生色不少	
——童话集《耳朵王国》序·····	190
台湾少年们的心声	
——读《小草的奋斗》散文集·····	194
儿童文学理论工作有待加强	
——《贺宜文集(5)》书后·····	196
记仇重·····	199
《面包娃娃》的缺点·····	204
小孩子需要“大团圆”·····	206
对外国的儿童文学要注意什么·····	209
要提高低幼儿童文学的水平·····	211
幽默不是油滑·····	215
我所认识的包蕾·····	219
关于《童话连丛》	
——儿童文学资料随录·····	225
儿童文学题材的现实性·····	235
谜语的研究·····	241

《贺宜作品选》后记

1959年6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童话集《小神风和小平安》，那是从我1934年开始儿童文学创作以来二十五年中所写短篇童话中选出来的部分作品。时间一晃又将近二十年了。由于祸国殃民的林彪和“四人帮”的茶毒摧残，整整十年我被剥夺了为儿童写作的权利。“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的次年，即1977年，我才又作为一个老兵回到儿童文学战线上来。这一年我除了写了《咆哮的石油河》这本以铁人王进喜青少年时期的生活为素材的传记性小说外，又开始了童话创作。

这个集子是我从1934年以来的儿童文学创作的第二个比较有系统的选集。作品采选的范围，比只选了短篇童话的《小神风和小平安》为广，不仅时间多了十九年，样式也不单纯是童话，还包括了小说和诗歌。关于小说，我写过三个长篇：《野小鬼》、《刘文学》和《咆哮的石油河》，短篇写得不多，所以只选了《雪人》一篇。童话我写得比较多，长短篇都有，我的第一篇儿童文学创作是童话，1935年出版的第一本儿童文学作品《小草》也是童话。儿童诗歌的创作是抗战胜利后才开始的，在《童话连丛》上曾经发表过多首，可惜现在找不到，无法从中选采。建国以来我写过不少儿童诗，还发表了几个儿童诗的集子。这里选的一些诗歌，有一些是零星发表的，其他都选自《同学，我亲爱的朋友》、《重要的小事情》、《我们开辟的小花园》三本集子。

这本选集虽未包括长篇创作部分，但基本上可从中约略看到我从事儿童文学工作走过的道路和创作活动的主要方面。

在选集行将出版之际，我不禁思潮起伏，感慨万分。

在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那时的中国少年儿童大多数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能够读几年书的孩子也没有机会看一点进步的书籍。他们被大量的形形色色、乌七八糟的坏书所包围，什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神仙、剑侠、鬼怪妖魔、宫闱秘闻、社会黑幕、忠孝节烈、江湖义气，是这些书籍所宣扬的主要内容。还有一些专供儿童阅读的所谓儿童文学作品，大多是贩卖欧美资产阶级思想和他们的伦理道德的，有些创作，其实纯粹是仿效外国作品，宣扬“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个人奋斗思想，和投机取巧、蝇营狗苟的处世哲学。这些坏书鼓励孩子们逃避现实，神游于虚无缥缈、光怪陆离的空幻世界。反动派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自然需要这些图书帮助他们把孩子们训练成头脑简单，麻木不仁，不敢追求真理，不敢和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小顺民。而这些读物也实实在在成了戕贼儿童心灵的毒物，使孩子们的思想从小受到严重的摧残毒害。我在童年时代是亲身受到过这种毒害的。在《小神风和小平安》的《后记》中，曾经有如下一段文字，记述我受害的经过：

“我看了很多的武侠和谈神说鬼的小说和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小人书，看得如醉如痴、失魂落魄。我曾经订下了入山访道的计划，出行有期，只是因为计划不密而失败了。我立下了诛暴安良的宏愿，要跟侠客义士们一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劫富济贫，惩凶傲顽。我按照这些书里传授的密方秘诀，进行自学苦练。我练过‘金钟罩’、‘珠砂手’，还在脚底上绑着铁

块，以便逐渐练成飞檐走壁、身轻如燕的‘草上飞’工夫。可是不幸都失败了。我仍旧是一个又瘦又弱的孩子，别说不能入世行道，就连跟小伙伴们打架，也总是人家的‘手中败将’。

这样的教训对我说来并不是最惨痛的。使我终生不忘抱憾无穷的是，我为了劫富济贫，还偷过我家中的东西和小同学的铜元，送给经常来找我这位小义士的叫化子们。为此我几乎被开除，至于受到父亲的毒打，那是不用说的了。

这是一个永世难忘的沉痛教训。在我逐渐懂事的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这些著书人的善意。从此我不再看这种书，并且立下了志愿，长大以后，要自己给幼小者们写一些对他们有好处的书，不要骗人，也不要害人，

1934年我当小学教员的时期，就开始学习儿童文学创作。小学教员的工作对我写作很有帮助。

我对那些著书人的憎恨和厌恶，在我1936年出版的第一本童话集《小草》中表达了出来。在那个集子里有一篇叫做《童话作家》的童话，我把它作为《小草》的《代序》（现在也收在这个集子里）。所谓童话作家当然并不仅仅指的童话作家，而是指一切自炫为儿童导师，实际却从儿童身上敲骨吸髓、毒害儿童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其他写书毒害儿童的人。我要对他们愤怒地控诉和抗议！我要揭去他们的面具，剥掉他们的画皮。”

这一段记述，把我童年时受到坏书毒害残害的经过，作了简略的介绍和控诉，也说明了我选择毕生从事儿童文学创作这一工作的原因。的确，自此以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献给党的

儿童文学事业，此志始终不渝。这是我的战斗目标，也是我生活的最大幸福。

但是，使我万分痛心和愤恨的是，在新中国诞生了十七年之后，林彪和“四人帮”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黑旗下，妖风滚滚，魑魅横行，帽子，棍子，满天乱飞乱舞，把我们的文化教育事业糟蹋得不成样子，儿童文学这座小百花园，也出现了一片肃杀景象，我们的少年儿童痛遭荼毒，不准他们接触古今中外的那些优秀儿童读物，只准他们读那些害人的混帐东西，什么写所谓“走资派”啦，鼓吹“文盲加流氓”的“反潮流”精神啦，为林彪和“四人帮”吹喇叭抬轿子的种种狗屁文章和阴谋文艺啦。这种种恰似黑店里卖的蒙汗药酒，把小读者们搞得神思恍惚，迷了心窍，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林彪和“四人帮”为祸之烈，手段之卑劣，真是比军阀混战时期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国优秀的和有益的儿童读物一概被打入了冷宫，作者们都横遭谤责，甚或受到了无情的摧残迫害，回想那时的情景，许多人至今还心有余悸。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重又得到正确贯彻，我们儿童文学作者正满怀革命豪情，为了宣传好新时期的总任务，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为了培养未来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而发奋工作。春风又吹绿了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小百花园。使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不感到欢欣鼓舞。我感到自己干劲比任何时候更大，信心比任何时候都足。我决心在我晚年尽一切力量，在繁荣社会主义儿童文学的事业中，发挥自己的一点作用。

在这样的时刻，特别是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周年之际，我整理了这本儿童文学创作选集，是对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有关我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四十多年来的部分工

作汇报，是对“四人帮”扼杀儿童文学罪行的愤怒控诉和批判。这些东西虽然不过是儿童文学小百花园中的几丛平淡无奇的小草，但它们也不会由于它的平淡无奇而被摒弃。我愿用我四十多年前的童话旧作《小草》中最后两小段话，来祝福被“四人帮”无情践踏摧残过的小百花园中的所有花卉草木：

“第二年春天，那些倔强的小草们复活了。他们从坚硬的泥土下顶了出来，他们又发芽了。

瞧，漫山遍野！哪儿都是小草！他们比先前的更健康更有力了。他们是那么的快乐，那么的美丽！他们坚强地挺起胸脯，沐浴在灿烂的、温暖的阳光底下，呼吸着自由的清新的空气，向大自然之王轻蔑地哂笑。”

1978. 7. 26.

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

——在上海“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传达大会上的发言

这次在庐山举行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还邀请了好几位少儿读物作者和儿童教育工作者参加。大家认真讨论了有关少儿读物的创作、编辑、出版工作问题。象这样专门研究、讨论少儿读物出版工作的盛会，在我国还是一次创举，体现了党中央对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关怀和重视，它必将对今后的少年儿童教育工作发生重大的影响。我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者，有机会参加了这次座谈会，感到十分高兴和激动。十月的庐山，秋意已深，但是我的心里却始终装满了春天。

现在座谈会已经胜利结束，我想谈一点感想。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北方有句俗语，叫做“发不发，看娃娃”。也就是说的这个意思。革命老一辈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甚至献出了生命，从长远来看，他们这样做，正是为了子子孙孙千秋万代的幸福。但是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无比宏伟的事业，需要多少代人为之献身、为之战斗，才能实现。我们的少年儿童必须是坚强的、健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对党对人民无比忠诚的、有顽强的革命意志的，这样，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才能够后继有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最终胜利才能有可靠的保证。

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他们肆意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鼓吹无政府主义，把角刺兼备、文盲加流氓树为英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腐蚀毒害了我们许多青少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教育改革和各方面的整顿，广大少年儿童显现了令人可敬的革命进取精神，使我们高兴。但是，我们看到，林彪、“四人帮”余毒的肃清，要作长期的斗争。这次座谈会要求我们把少年儿童读物工作搞上去，为的就是要通过这一工作，为少年儿童提供丰富的、健康的精神食粮，加强少年儿童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来肃清林彪、“四人帮”的余毒。这是一场严肃的保卫儿童的战斗。

教育好我们的少年儿童一代，是全社会的责任。现在全国人民决心响应党的号召，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开始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这不但需要我们今天的老中青共同奋斗，作不懈的努力，而且还需要下一代人来接力。这下一代人就是今天的少年儿童。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作好充分的准备，以便使他们在明天，以冲锋陷阵的革命姿态踏上新长征的征途。因此，我们的责任比过去更重了。我们一定要教育好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健康地成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的英勇战士。从这一要求出发，我们特别要抓紧对少年儿童的社会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和科技知识教育，使我们的孩子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一工作，就是没有为四个现代化尽到责任，没有为我们的下一代尽到责任。这是我的第一点体会。

第二，老作家严文井同志在庐山给我们讲了一个有趣的童话，说是有二百几十个人到一个宝山上来找宝，他们终于找到了

宝，高高兴兴地满载而归，象征我们参加庐山座谈会的同志在政治上、思想上、业务上的重要收获。的确，我们找到了宝，找到了怎样加强我国少年儿童社会主义教育、加快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办法。问题是我们找到的这个宝到底跟童话世界里的宝不一样，不是有了宝就什么都有了，而是要靠我们大家群策群力，脚踏实地地干，只有干，才能使这宝开出光彩夺目的宝石之花来。我们在山上制订了雄心勃勃的出书规划，谈了许多美丽动人的设想，给全国的孩子们许下了宏愿，这一切当然都是鼓舞人心的，孩子们知道了会“皆大欢喜”的。现在座谈会已经胜利结束，就只等我们动手干了。我觉得要把我们少儿读物出版工作搞上去，必须首先扩大和加强我们的编创队伍，尤其是要建立一支比较宏大的作者队伍。我们的工作是为了孩子们提供足够丰富的、有营养的精神食粮。有人说这是“小儿科”，这是多少带有点讽刺或贬低的意思。其实“小儿科”重要得很，一个国家万万不能没有这种“小儿科”。所以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承认我们就是“小儿科”。但是只靠少数人搞“小儿科”，而不是争取全社会来支援“小儿科”，那是不行的。在我们国家里，少儿读物的作者队伍向来小得可怜，跟全国两亿少年儿童的人数来对照，实在太不相称。现在，在党的支持下，各地都把少儿读物的出版列入了工作日程，有的还准备成立专业的少年儿童出版社，依靠寥寥可数的几个专业少儿读物作者和一支小小的业余作者队伍，根本不能适应需要。如果不积极组织起一支人数比较可观而又有相当水平的作者队伍，我们所希望的少儿读物在数量和质量上的提高，就要成为空谈。

所以，我们要呼吁社会各方面，我们的老红军、老干部、科学家、教育家、专家学者、文艺家，都来关心我们的孩子，带头为孩子们写书。在这方面，过去老一辈革命家中，陈毅同志就曾